



静静的顿河 (三)

静静的顿河 (三)



原著 [苏]肖洛霍夫
改编 沈治平 韩幼文
绘画 黄云松 张昌洵
付东黎
封面 杨宏富



内 容 提 要

革命刚刚取得了胜利的苏维埃政权，面临着重重的危机和困难。正当红军和顿河军政府的白卫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时，顿河上游地区的哥萨克在一些反革命、富农分子的煽动下，纷纷推翻了村苏维埃政府，发动了反革命暴乱。葛利高里参加了叛军，并逐步担任了叛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。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，既反对红军，又不愿拜倒在白卫军士官生的膝下。他觉得自己像一条丧家之犬，闯了祸回不了主人家；但也不愿到狼窝里去……



1. 一九一八年四月，顿河沿岸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被白军占领。白军首领准备在诺沃柴尔喀司克召开联合会议。鞑靼村推选了米伦、潘苔莱和包加推廖夫三个老头子作代表，去参加这次会议。



2. 当选为军区司令官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发表了就职演说：“强大的军人联合会将要统治顿州！我们将重建美丽的、古代的哥萨克生活方式。首先我们要独立，我们哥萨克就住在静静的顿河上……”



3. “我们是顿河的主人了。”潘苔莱等人开完会，心情很激动。但坐火车离开诺沃柴尔喀司克只有几里路，就发现一队德国骑兵沿着铁路，得意洋洋地踏着哥萨克的土地。他觉得受了侮辱，背靠着车窗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。



4. 五月十五日，顿河军总司令克拉斯诺夫抵达马内契斯克镇，和顿河政府志愿军代表邓尼金、阿列克塞耶夫将军举行了会谈。双方在设立统一指挥部的问题上分歧很大。



5. 克拉斯诺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，丧心病狂地决定出卖顿河人民的利益。他几乎是以沦为殖民地的条件向德国皇帝写信，请求德国人的支持。



6. 科尔尼洛夫率领的白卫军从罗斯托夫撤退时，叶甫盖尼受了点伤。在到达诺沃柴尔喀司克时，他应同事郭尔察珂夫上尉的邀请，去他家作短期疗养，并认识了
他的妻子奥丽伽。



7. 不久，他俩又重返前线。在六月里的一次战斗中，郭尔察珂夫受了重伤。他在临死前把奥丽珈托付给了叶甫盖尼。不久，叶甫盖尼也因受伤被送进医院。在那里被锯掉了一条胳膊。



8. 叶甫盖尼出院后，和朋友的遗孀奥丽珈结了婚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亚果得诺叶。奥丽珈在欢迎的仆人中看见阿克西妮亚：“真是迷人的漂亮呀！这是什么人？”



9. 晚上，父亲把叶甫盖尼叫到自己的屋里去，提醒他：“你有妻子啦，你打算把阿克西妮亚怎么办？你该和她谈一谈，给她点钱作为赔偿费，打发她走，咱们另外再雇人。



10. 叶甫盖尼立刻去找阿克西妮亚。他把她带到花园里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已经结婚了，不能再和你同居啦……”阿克西妮亚像是挨了打似的，默默地走开了。



11. 白军占领鞑靼村时，“丁钩儿”和珂晒沃依逃出了村子。后来，“丁钩儿”被打死。珂晒沃依被抓，他挨了一顿鞭打之后，被送到牧场上当马倌。



12. 但是，珂晒沃依的心仍向着红军。他对管理员索尔达托夫说：“红军能使大家平等，不再有什么老爷，有什么奴才。明白了吗？红军要把这个法律规定下来。”



13. 八月上旬，珂晒沃依被叫到镇公所去另行分配工作。他催着马，追上了一辆大车。车上有着一只黄色的大皮包和一只口袋。“大概是个大官。”珂晒沃依心里想着，瞥了那人一眼，突然失声大叫起来：“是你吗，司契潘？”



14. “啊，珂晒沃依！都传说我死了？不，我只是被俘了……我从前的老婆有什么消息？”“还在亚果得诺叶。”“可是葛利高里……”“他和您的阿克西妮亚早分手啦。”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一直到十字路口，他们才分手。



15. 像是奇迹一般，司契潘被德国兵俘虏后，送去做工，现在逃回来了。这使全村人都吃了一惊。潘苔莱为了解除司契潘和葛利高里之间的仇恨，硬把他请到家里去喝了顿酒。



16. 晚上，司契潘回去看自己的房子。他用沉重的、主人翁的脚步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来回走了半天，走进半倒塌的板棚里去，看了看房子，摇了摇东倒西歪的篱笆的桩子……



17. 在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，司契潘套上马车，来到亚果得诺叶。他走进阿克西妮亚的房间，嗫嚅着说：“我从俘虏中逃回来……我找你来啦，阿克西妮亚。”



18. “我并不责怪你，葛利高里遗弃了你，地主的少爷不过是玩弄你。将来你依靠什么呢？我带回来一点钱，等打完仗，咱们就能过舒服日子啦。我不是来算旧帐的。我忘不掉你。”司契潘诉说着一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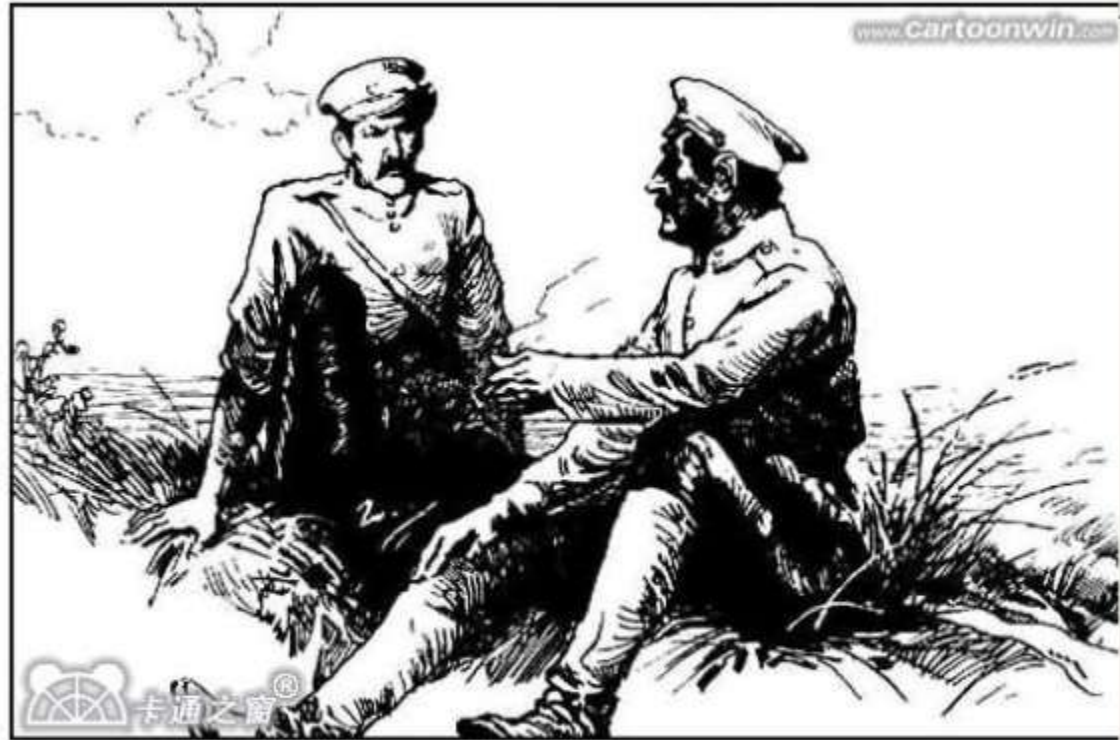
19. 司契潘走了。阿克西妮亚的两眼淌着眼泪。现在，这个曾欺侮过她的丈夫回来了，她除了这个丈夫之外，还有什么亲人呢？……



20. 第二天，阿克西妮亚算清了工钱，在黄昏时候回到了鞑靼村。司契潘在门口迎接她：“回来了吗？不再走了吗？”“我不走啦。”阿克西妮亚很简单地回答，她怀着一颗揉碎的心，打量着半倒塌的屋子和长满艾蒿的院子。



21. 鞑靼村的哥萨克连，在彼得罗指挥下向梅德月吉次河口地区进军。几天后突然收到命令：“到阿尔仁诺夫斯克接受二十二团指挥。火速移动。”



22. 这天傍晚，彼得罗突然对弟弟说：“我觉得你要离开我，你正在动摇不定……我怕你会跑到红军那边去。”“不见得，不过，我也不明白。”接着，葛利高里反问，“你呢？”彼得罗断然回答，“就是田福奎也别想把我拉到红军那边



23. 兄弟俩很难谈下去，从前联系着他们的道路，现在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已经荒芜了，再也不能谈知心话了。第二天，彼得罗带半个连回月申斯克，其余的青年哥萨克由葛利高里带领着，往阿尔仁诺夫斯克出发了。



24. 在离杜尔诺甫斯克镇不远的地方，月申斯克团和赤卫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。葛利高里指挥的一个连，在中午的时候，占领了一个被树林杂草包围着的村子。正午的太阳像是要熔化一切，哥萨克们都走进树荫下乘凉。



25. 赤卫军开始反攻了。葛利高里望着红军蜿蜒曲折的散兵线，听见了一阵随风飘来的《国际歌》声。他在帮助赤卫军时听到过这个歌。他的心猛地怦怦乱跳起来。突然产生一种混乱的、像是恐怖的心情。



26. 双方来回冲锋了几次，相持不下。葛利高里在炮兵的支持下，迫使赤卫军很有组织地往后退去。不久，赤卫军越过土岭，走下一条山沟去了。



27. 葛利高里正想进村子去休息一下，迎面遇到了其他连队的三个哥萨克，他们正赶着一群赤卫军俘虏往前走。“在哪儿捉到的？”一个押送的哥萨克回答：“在村子边的向日葵地里捉住他们的。”



28. 葛利高里问一个身材健壮的俘虏：“是共产党员吗？我们要用马刀砍死你……”那红军勇敢地说：“请吧。我没有指望你们会对我有好意！”葛利高里被这个红军兵士理直气壮的声调说得哑口无言，他走开了。



29. 葛利高里在战斗中，眼看着那些没有脱粒的麦堆，被马蹄践踏倒的庄稼，空旷的场院，就想起自己那几亩土地，想到妇女们正干着力不胜任的繁重工作，认为这都是布尔什维克的缘故。



30. 由于贫困和仇恨，白军抢劫那些有同情布尔什维克嫌疑的人，抢劫红军的家属，把俘虏的人剥得光光的……抢劫的事件像惊涛骇浪一样淹没了前线。



31. 但是，葛利高里不习惯干这种事情。他只拿点吃的东西和马料。他很害怕去动别人的东西。更憎恶抢劫行当。他对自己的连队管得非常严厉。



32. 然而，他这种态度引起了哥萨克和上司的不满。一个师部的军官把他叫去训话：“你是想搞垮我的一个连吗？你又想像从前一样玩弄两面手法去讨好布尔什维克吗？我命令你今天把连队交出来……”



33. 就这样，葛利高里由连长降成了排长。月底，他们占领了响沟村时，他的父亲和嫂子跟着辎重车给部队送弹药来了。父亲边卸马边说：“我们参加了民工运送队……是逼着来的……”



34. 等大家都睡下后，潘苔莱把儿子叫到院子里去，悄声说：“一个星期前我到彼得罗那儿去过。他们正和赤卫军争夺加拉奇。彼得罗是个能干的人，是创家立业的好手！他给了我一捆衣服，一匹马，还有糖……”



35. 葛利高里已经猜到了父亲的意思，很快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别对我说这种话，不然我就赶你走！”



36. 潘苔莱沉默了一阵，又告诉儿子：“司契潘回来了，看样子发了财，拉了两车东西。他把阿克西妮亚接回了家，现在又去入伍了。他们分配给他一个好位置，大概是个什么兵站主任，好像在嘉桑斯克。”



37. 第二天一早，葛利高里跟部队出发了。潘苔莱把哥萨克送走后，走进一户人家拿走了一副马套以及一包衣物才回村去。



38. 行军、战斗、休息。不满和疲劳使哥萨克厌战了，他们吵吵着：“咱们把红军从顿河土地上打出去就完了，咱们不能打到边界以外去。叫俄罗斯过自己的生活吧，咱们也过自己的生活。”



39. 从十一月中旬起，红军转入了进攻。他们顽强地迫使哥萨克的队伍后退。尤其是红军部队的水兵，勇敢冲锋，迫使哥萨克人骑上马，穿越村庄，飞跑着逃到了山岗上去。



40. 形势已经开始逆转。葛利高里明白，无论用什么方法也阻拦不住退却的洪流了。这天他对米琪喀讲：“我回家去住几天，看他们怎么渡过难关，到时候再和团部联系。”说完，他扬鞭策马向鞑靼村奔去。



41. 一个星期后，叛军的战线崩溃了。一个叫佛明的下士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，控制了第二十八团，并且驱逐了大部分军官，率领部队从前线撤了下来，给红军让出了通道。



42. 一件愉快的事情使顿河政府忘记了在北部前线的巨大失败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协约国家军事代表团到了诺沃柴尔喀司克。并且许诺派三千士兵支持他们。



43. 顿河军政府急忙赶制皮袄和毡靴。但是协约国的士兵迟迟没有来到，只派了另一名代表来转达了伦敦的新指示：“英国政府对于顿河军政府将给予广泛的物资援助，但是一兵一卒也不能发。”



21. 鞑靼村的哥萨克连，在彼得罗指挥下向梅德月吉次河口地区进军。几天后突然收到命令：“到阿尔仁诺夫斯克接受二十二团指挥。火速移动。”



45. 自从佛明被推举为团长之后，彼得罗恨得要命。在彼得罗眼里，佛明是个逃兵，是个无赖，现在居然爬到他头上去了……于是，他怀着嫉妒和愤恨的心情离开队伍，回到老家去了。



46. 彼得罗一回家，立即开了个家庭会议。他们认为红军立即要来了，男人又帮白军打过布尔什维克，应该逃出村去避难。但是留下妇女，他们又不放心，同时也舍不得这分家业。犹豫再三，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。



47. 从清晨起，天就飘起了鹅毛大雪。午饭后，黑压压一群人正从顿河对岸往渡口走来。几个侦察兵来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，鞑靼村就充满了赤卫军的脚步声、外路口音和狗叫声。



48. 红军分成小组，走进人家的院子。其中有五个人顺着篱笆朝葛利高里家走来。一条黄狗窜上去狂吠着，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红军，举枪把狗打死了。



49. “为什么把狗打死？”葛利高里冲到门口去责问。那个红军撇撇嘴：“舍不得吗？我倒还舍得为你浪费一颗子弹呢！”“行啦，亚力山大！”一个赤红眉毛的红军走过来笑着说：“您好，掌柜的。请准许我们在府上打搅一晚上。”



50. 饭后抽烟时，亚力山大又找机会刺激葛利高里：“你好像当过白军军官吧。按理说，你这一类人是该枪毙的……”在红眉毛的红军及娜塔莉亚的劝阻上，葛利高里才没有和亚力山大火并起来。



51. 红眉毛红军起身走出屋去，不久带来了一名红军军官。军官命令亚力山大立即搬出去，并向葛利高里致谦：“你们遇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客人，明天我们一定教育他。现在请睡吧，诸事如意。”



52. 第二天早晨，他们走了。红眉毛红军付过饭钱，说：“主人家，请别见怪。亚力山大的母亲和妹妹被白军打死了，因此成了这样子……好，谢谢。”说完，他又掏出两块砂糖，给葛利高里的孩子每人手里塞了一块。



53. 潘苔莱感动了，突然冲娜塔莉亚发了火：“你真是个不懂礼貌的女人！快给这个好人送一个面包在路上吃。”“快跑！”葛利高里也激动地命令着自己的妻子。



54. 战争的日子好像过去了。有一天，佛明从月申斯克派来一个准尉，召集全村开大会，宣布收缴武器和选举村苏维埃主席的命令。几乎没有争议，一致推选了伊万当主席，珂晒沃依当副主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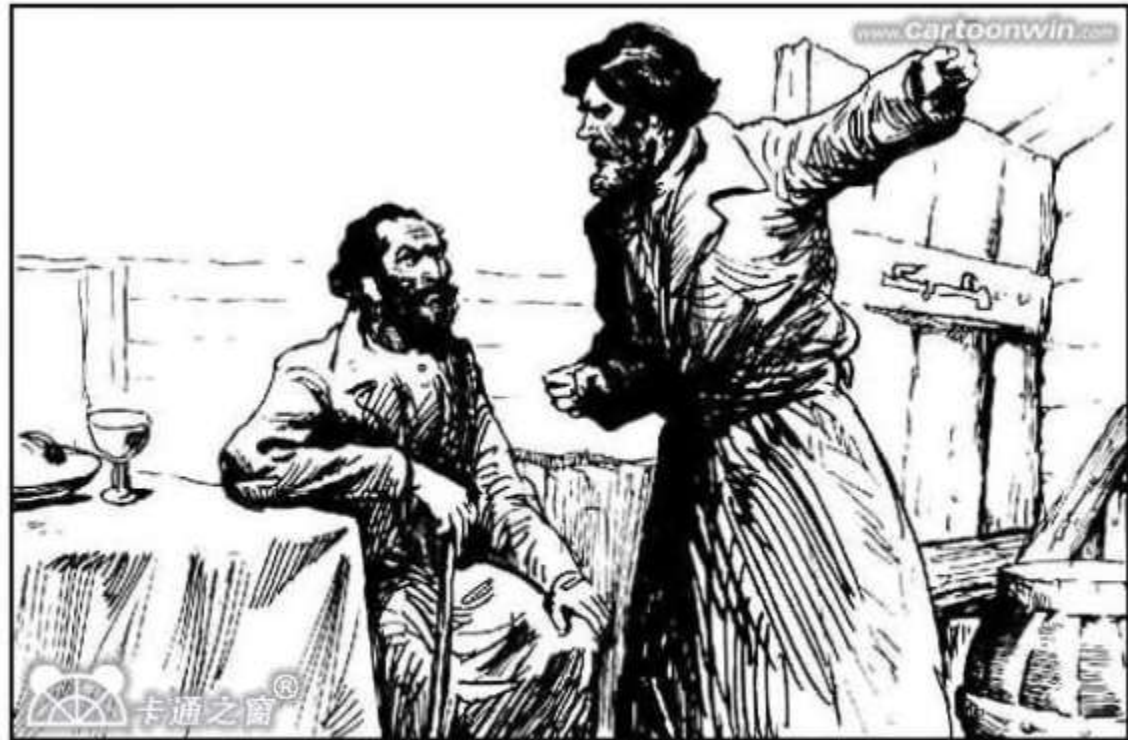
55. 整个顿河沿岸的人们挨家挨户地串门子、惶惶不安地议论着：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只经过简单的审讯，就将在白军中服务过的哥萨克判处死刑。



56. 彼得罗更是坐卧不安，带着妻子和从前线抢来的一些东西作为礼品。到鲁别仁去看望已很有权势的老同事佛明。两人喝着酒，最后佛明醉醺醺地答应他：“你别害怕，他们不会动你的。我说一句……算一句！”



57. 月申斯克传来了一道命令，向富裕人家摊派军款。几个富户交了一部分，但米伦却死死抱住越来越不值钱的钞票不放。



58. 潘苔莱也同样心神不宁。他想听听亲家米伦的看法。米伦激动地说：“为什么把生活搞糟啦？就是他妈的这个政权！要赶紧推翻它，我愿意把全部财产捐出去！我要干脆地对哥萨克说：应该暴动！”



59. 本来已经心惊胆战的潘苔莱，从亲家公家里回来就更慌乱了。他感觉到，有一个陌生的、敌视他的原则正在统治他的生活。第二天，他就失去了知觉，发着伤寒病的高烧，不省人事了。



60. 村苏维埃周围只有几个人：达维德加和琪莫非，从前谢尔盖家的车夫麦里扬和麻脸皮匠菲里加。群众都不愿来开会。珂晒沃依愤愤地说：“应该把葛利高里、米伦等人抓起来，他们正偷偷地煽动哥萨克反对咱们……”



61. 村子里派民工去给前方送弹药。葛利高里自告奋勇去了。他另有打算，临走时悄悄告诉哥哥：“别挂念我，我不会走远的。我会扔掉牛车，到新根村的姑妈家去住几天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在这儿觉得很害怕……”



62. 紧接着，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来了两个人，他们向伊万传达命令：“现在一些残余的白卫军分子想煽动暴乱。把那些军官、神父、宪兵和财主——拼命和咱们作对的人开个名单出来。”



63. 伊万在述说和苏维埃作对的人的姓名时，提到了彼得罗，但上面派来的人说：“这是咱们的人，佛明叫我们别惹他。”于是，珂晒沃依写了张名单：米伦、包加推廖夫、马特悦、阿甫杰伊奇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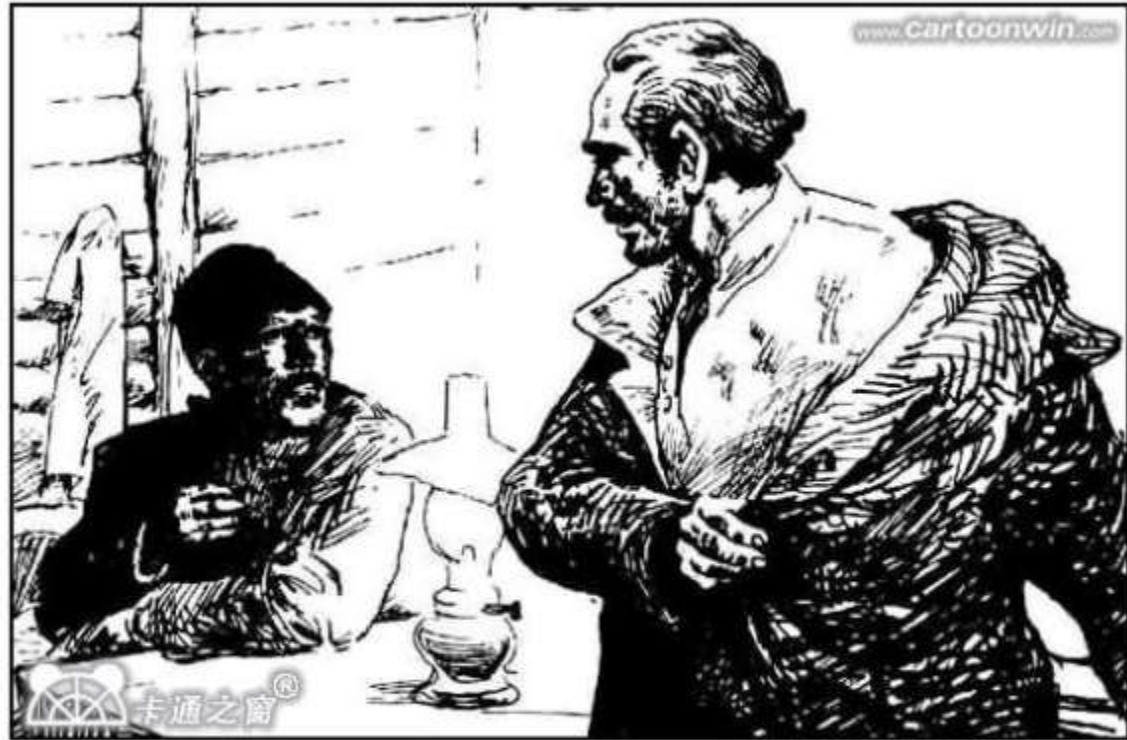
64. 几个钟头后，七个被逮捕的人由两个民警押送走了。家属们送来的干粮和衣服放置在爬犁上，犯人和民警跟在爬犁后面穿过广场往顿河上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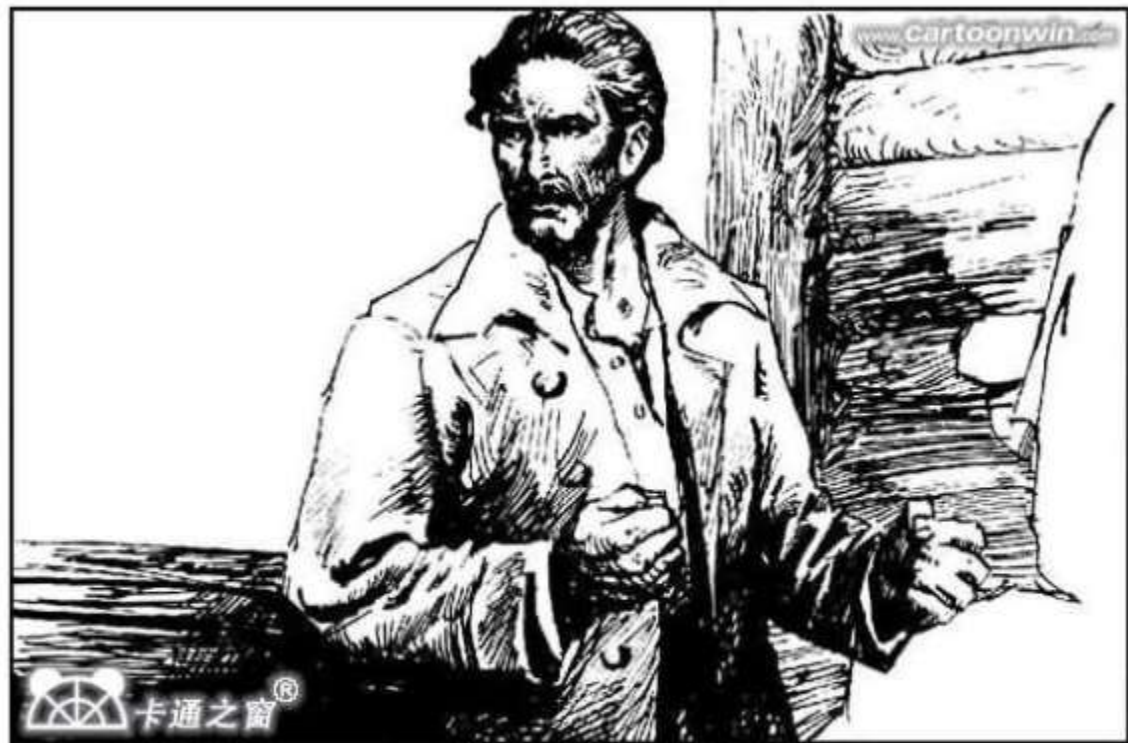
65. 一九一九年二月，奥西普突然回到鞑靼村。原来，奥西普在流放的路上正赶上发生了革命，他就参加了红军，现在分派来区里工作。他决定先到鞑靼村来，这使伊万等人乐得跳了起来。



66. 帮着押送犯人到月申斯克去的奥里杉诺夫，半夜里坐爬犁赶回来了。他慌张地敲开伊万的窗户告诉他：“犯人们到了那儿，立刻就审问，天没黑就拉出去枪毙啦！”



67. 伊万从床上跳起来，就赶去找奥西普：“今天送去的人都枪毙啦！我原以为只是送进监狱去……现在咱们不能这样干，老百姓会反对咱们。为什么要杀人？现在怎么办？”



68. 出乎伊万的意料，奥西普批评了他，说：“如果不把区里特别活跃敌人消灭，就会发生暴动！列宁说：‘戴着手套是不能革命的。’”



69. 村子里传遍了这样的消息：红军要把哥萨克全消灭掉。奥西普等人召开村民大会解释，但有些村民提出责问：“米伦当过村长，杀他还有点道理。可其他人呢？他们只不过发了点牢骚……”



70. 二月二十五日，珂晒沃依出发到月申斯克去，想打听一下党支部什么时候开会。月申斯克镇里一片混乱，警卫连在广场上集合，佛明骑着马跑了……传说有些村子的哥萨克暴动啦！



71. 珂晒沃依心慌意乱地赶回村去，刚到村口就遇上了那次被枪毙者的家属一个老头子举起三齿叉子，连叉了他两下，珂晒沃依当场昏死了过去。



72. 黄昏时，珂晒沃依醒过来。他挣扎起来，在司契潘家躲了一天，第二天晚上才逃回家。母亲告诉他：顿河沿岸的村庄全暴动了。奥西普、伊万、达维德加已经逃走，菲里加和琪莫非被打死在广场上。劝他连夜逃走。



73. 葛利高里在姑妈家躲了几天又逃到大鱼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。当他听到顿河沿岸各村庄哥萨克暴动的消息，跳上马发疯般向鞑靼村奔去。他心里充满着仇恨，一定要把红军从哥萨克土地上驱逐出去！



74. 葛利高里一面怀着盲目的仇恨在顿河封冻的白色河面上奔跑，一面心里又发生着矛盾：“这是财主和穷人的斗争，并不是哥萨克和俄罗斯的斗争……珂晒沃依和伊万也是哥萨克……”但是他又狠狠地赶走了这些念头。



75. 鞑靼村已经编成了两个哥萨克连。有些人虽然不太愿意，但大势所趋，也只得拿起枪来。彼得罗担任骑兵连长，拉推舍夫担任步兵连长。三月五日，他们去求援叶兰斯克村。



76. 在离开鞑靼村八里的草地上，叛乱的哥萨克部队和红军展开了激战。彼得罗让葛利高里带半个骑兵连，绕过村子，去截断红军的后路。



77. 葛利高里走了之后，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，一连红军骑兵突然迂回包抄过来，打得哥萨克们乱奔乱窜。彼得罗等十个人来不及招架，就从河岸的陡坡上滚下去躲进了土坑。



78. 彼得罗等人终于被迫从土坑里走出来投降了。跟着红军一起赶来的伊万和珂晒沃依命令彼得罗脱掉皮袄。接着，珂晒沃依对准彼得罗的胸膛开了一枪。……



79. 葛利高里率领的半个连打垮了红军的辎重队，砍死了八名红军，激获了四辆装着子弹的大车和两匹战马。当他回到鞑靼村，听到了哥哥的死讯，立即吩咐用爬犁去把被打死的人拉回来。



80. 十具死尸拉回来了。村里的人都号哭起来。姐丽亚在地上爬着跟着装运丈夫尸体的爬犁。杜妮亚希伽使劲拉住嫂子，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……葛利高里眼睛发黑，觉得也要控制不住自己了。



81. 顿河上游叛军的联合司令任命葛利高里担任月申斯克团的团长。在攻克卡耳根斯克的战斗中，他缴获了一个炮兵连，并把抓到的三十名俘虏杀掉了。他想：这是头一次为彼得罗报仇。



82. 葛利高里向博珂甫斯克进军时，已经拥有三千五百人马。在攻下博珂甫斯克后，又有三千人马来向他投奔，他拥有了一个师的兵力。望着这支大部队，他想：“我率领他们去反对谁呢？谁是对的呢？”



83. 卡耳根斯克镇已经成了葛利高里第一师的重要阵地。红军从两方面向这个镇进攻。葛利高里想出了击溃红军的计划。他用假撤退的办法诱敌深入，派一团骑兵去抄红军的后路。



84. 红军冲进卡耳根斯克，果然受到了两面夹击。葛利高里率领骑兵从山岗上压下去，包抄的骑兵哥萨克从村边的树林子里冲了出来，经过一场残酷的肉搏战，把红军击溃了。



85. 这次战斗以后，卡耳根斯克安静了一个星期。葛利高里开始酗酒了。几个同僚劝他政变，搞个独立的政权。他在酒醒之后咬着牙警告他们：“或者靠拢白军，或者靠拢红军，站在中间会被压死的！”



86. 他继续在卡耳根斯克附近的村庄里喝了两夜，和一些娘儿们鬼混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站在鬼门口，随时都有可能一脚跨进去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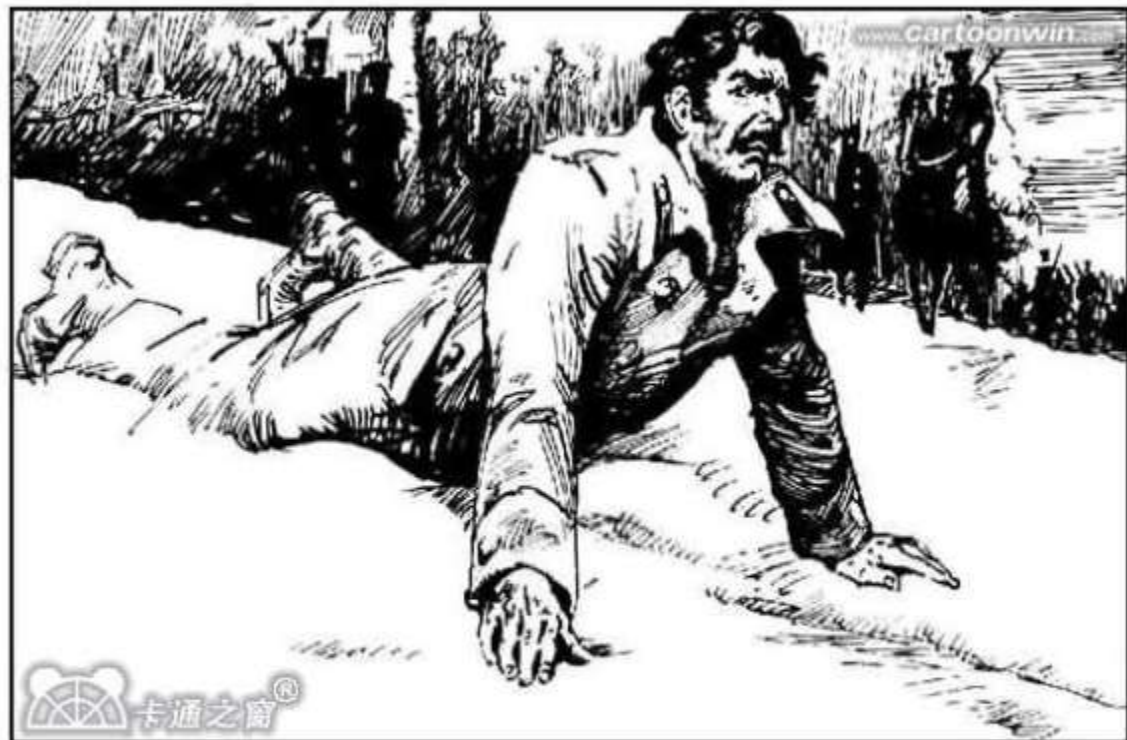
87. 不久，葛利高里又在克里摩甫斯基附近参加了一次战斗。当红军的水兵把两个连的哥萨克赶出村子后，葛利高里挥舞着马刀，率领着二百名骑兵冲了上去。



88. 村口，红军机枪的火力很猛，许多人都转身逃跑了，只有几个人还跟着他。在一条小胡同的篱笆后面，有七名红军正在搬动一挺机枪。葛利高里纵马跃过篱笆，一连砍死了四个。



89. 葛利高里还想追上去，一个连长抓住他的马嚼子：“别追！板棚后有机枪！”又上来两个哥萨克，帮连长把疯狂的葛利高里拉下马来。葛利高里狂叫：“松手！我要把他们全都砍死！”



90. 葛利高里被拖着向回走了几步，突然，他扯开军大衣的钮子，栽倒在雪地上哭泣起来，浑身直哆嗦，并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：“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？弟兄们，不能饶恕我！为了上帝，砍死我吧……”



91. 第二天，葛利高里没去打仗，而是带了传令兵泽珂夫去打野雁，然后到一个老头家去烤雁喝酒。老头向他诉苦：“这儿的长官太专横，跟红军走的人，家属都关进了监狱，这简直太没道理……”



92. 葛利高里听说后，醉醺醺地站起来，带着泽珂夫直奔监狱。他用马刀威胁典狱长交出钥匙，一时间把全部押犯都放走了。



93. 警卫排的哥萨克赶来了，连库金诺夫本人也跌跌撞撞地跑来了。“葛利高里，你不能违法乱纪！”“违法乱纪？我立刻调一个团来狠狠整你一顿！”库金诺夫这才无可奈何地向他赔笑脸，临走又叮嘱部下：“以后不许抓人！”



94. 鞑鞑村显得更空旷和寂寞了。这个村由老年和少年组成的步兵连被调到了顿河左岸。春耕时节快到了，土地正在召唤他们，但却还要打仗。老人们长吁短叹，眼睛里含着眼泪。



95. 他们走过耕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弯下腰去，抓起一块干燥的、散发着春天的太阳气味的土地，把它放在手巴掌上捻碎，透不过气似地叹息着。



96. 四月十二日，第一莫斯科团在叶兰斯克镇的安东诺夫村附近和叛军的战斗中，因不熟悉地形被泥塘所陷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伊万腿部受伤。奥西普和珂晒沃依架着他，随部队撤到霍派尔斯克河口镇，等候补充。



97. 有一天，屋子里闯进两个塞尔道布斯基团的战士，说了许多反动话。奥西普敏锐地感到了这个团有叛乱的危险，他连夜写了封信，让珂晒沃依骑马送到师政治部去。



98. 可是事态发展很快。第二天黎明，六个塞尔道布基团的战士冲进屋子里来，押走了奥西普和伊万。他们厉声喝道：“共产党员们！开会去！快走！”



99. 会场在教堂附近。团政委正站在一张小桌子上软弱无力地喊着：“红军同志们……”一千一百张喉咙不让他说下去，乱七八糟地吼叫着：“剥下他的皮上衣来！”“别装政委啦！”“把他拉下来！”“用刺刀捅死他！”



100. 政委被拉下来了，战士用拳头和枪托打他。奥西普拼命分开人群冲上了小桌子，大声说：“……正当要用坚强的手捶碎敌人心脏的时候，你们却动摇起来啦……”



101. 一个连长朝奥西普开了一枪。奥西普用一只手捂住胸膛，另一只手指着那个叛变了团长，继续说：“他把你们领到迷途上去啦……”紧接着，奥西普又中了一枪……



102. 为了冷静一下头脑，葛利高里回到鞑靼村休息。一天中午，他牵着马到顿河去饮水，又和阿克西妮亚邂逅相遇了。



103. 晚上，等到娜塔莉亚陪着孩子睡熟了的时候，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又在草原上相会了。



104. 五天后，葛利高里接到库金诺夫的信。在信中库金诺夫把塞尔道布斯基团投诚的事说了，要他回去指挥他那个师。葛利高里只得又和阿克西妮亚告别。



105. 塞尔道布斯基团已经被包加推廖夫率领的叛军团团包围住了。包加推廖夫下令要红军交出武器。



106. 包加推廖夫一边把塞尔道布斯基团的团长、参谋长请到屋子里去开会，一边下令解除了这个团的武装。一些抵抗的红军战士被压迫到板栅栏旁边，叛军的骑兵砍死了他们。



107. 最后，包加推廖夫只允许塞尔道布斯基团留下近两百人的“可靠分子”，组成“叛军第一独立营”，其余八百多人，都被押到月申斯克去。



108. 临走前，包加推廖夫吩咐说：“把共产党员押到各个村子去，并且早点派人告诉村子里的老乡，这是些什么人。记住，这是库金诺夫信上的命令……”



109. 二十五个共产党员，在严密的戒备下，从霍派尔斯克河口镇被押着出发了。俘虏中除两个是指挥人员外，其余的都像伊万一样，是村子里发生暴动后逃到霍派尔斯克河口镇，才加入共产党的。



110. 由于沿河一些村子里的百姓早已接到了通知，所以俘虏们在每一个村庄里都遇到了出来拷打他们的人群。



111. 下午六点钟，白军把俘虏押到了鞑靼村。妇女、老头子和孩子们早就等在村口了。妲丽亚头一个认出了伊万，走上前去咬着牙说：“请你说说，亲爱的亲家公，你是怎样把你的亲家公……把我的丈夫……”



112. 所有的妇女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泣，使紧张的气氛更加白热化起来。不知是谁塞给妲丽亚一支步枪，为丈夫报仇的愿望和在众目睽睽之下产生的虚荣心，终于使她扣动了板机。



113. 伊万倒下去了，张开的手指拼命抓着地上的土……妲丽亚扔掉步枪，倒退着走了几步。她像是被枪声震聋了，不明白别人在说谁和说些什么……



114. 葛利高里回到师部的当天，就得知了把共产党员押回各村让村民们处置的消息。他赶紧又催马赶回鞑靼村来。一路上，他心里想：“查清是谁杀死彼得罗的……然后把伊万和珂晒沃依救出来。我们毕竟是本乡本土的人……”



115. 葛利高里走进静悄悄的家里，妹妹激动地告诉他：“俘虏早已押走啦……咱们家的姐丽亚，她把伊万打死了……俘虏中没有珂晒沃依和奥西普……葛利高里一听，连母亲也不看，扭头就赶回部队去了。



116.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先镇压哥萨克的叛乱，才能巩固后方，就把主力部队抽调到顿河上游地区。葛利高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威胁。他退出了卡耳根斯克，而且火急请求增派援军。



117. 和库金诺夫进行研究后，葛利高里同意带老乡们往顿涅茨方向突围。他一想到最终必须靠拢白军，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。他像是一只丧家狗，跑回主人家去怕挨打，而到狼群里去更不会有好下场……



118. 在临撤退时，他叫传令兵去鞑靼村送口信：要阿克西妮亚丢掉一切，赶到月申斯克来。同时要他告诉家里，要母亲和娜塔莉亚把粮食埋起来，把一些贵重的东西运到他身边来。



119. 五月二十二日，整个顿河右岸的叛军开始撤退了。各村庄的百姓也把家具、粮食、孩子们装在大车上，向月申斯克移动过去。



120. 在月申斯克对岸附近一带的渡口，更是一片混乱。叛军在渡河，难民的大车排在河边，足有二里之多。五万人分散在树林子里，等候渡河。



121. 整整一天，葛利高里率领着十二个精锐骑兵连，抵挡着红军的进攻，全部叛军和难民才渡过了河。



122. 红军对月申斯克镇炮击的那两天，阿克西妮亚一直躲在姑妈家里。中午时分，她见葛利高里骑马向下游河湾地方跑去，不顾一切地冲到小阳台上大叫：“葛利沙！”



123. 葛利高里的传令兵好不容易找到阿克西妮亚，把她带到葛利高里跟前。“你把我骗了来……可是你自个儿……连影子都看不见啦……”她喘着气责备他，不顾传令兵就在旁边，扑进葛利高里的怀中。



124. 五月十九日，因去师政治部送信而逃脱了厄运的珂晒沃依，加入了红军的侦察队回到家乡来了。自从奥西普和伊万遇难后，他的心里更充满了对哥萨克的仇恨。



125. 他急着想回到鞑靼村去。除了渴望报仇之外，就是对葛利高里妹妹的强烈思念。两年前，他曾瞒着家里人送给他一只绣花的烟荷包，一条手绢，这些东西他至今珍藏在贴身口袋里。



126. 侦察队接近鞑靼村时，他向队长请假一天，去探望家人。村子里少有的沉静使珂晒沃依感到吃惊。大多数人家的门都敞开着，但却没有人。



127. 最终，他找到了葛利高里的母亲，她正在护理生伤寒病的娜塔莉亚。他像命令般的叮嘱道：“记住，别糊里糊涂把您女儿嫁给别人，等到把反动派打垮，我立即派媒人到您家来！”



128. 黄昏，珂晒沃依离开鞑靼村时，一连烧了七座房子，这些都是富裕的哥萨克的。当他走到山岗上，勒马回头看时，红色的火焰像闪闪发光的狐狸尾巴，在漆黑的天空上散开去……（待续）